

关于吴晗《海瑞罢官》 问题的讨论

(第一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

关于吳晗《海瑞罢官》 問題的討論

(第一輯)

新建設編輯部編

(內部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
一九六五年·北京

关于吳晗《海瑞罢官》問題的討論

(第一輯)

新建設編輯部編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6 號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8 · 字数 190,000

1965 年 12 月第 1 版

196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02·435 定价(六)0.84 元

印数 0,001- 5,000

目 次

《人民日报》刊登《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 一文的編者按語 (1)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姚文元 (3)

- 論“清官” 星 宇 (22)
試論封建社會的“清官”、“好官” 王思治 (36)
關於“清官”、“好官”討論中的若干問題 王思治 (48)

- 海瑞罷官 (歷史劇) 吳 啓 (56)
論海瑞 吳 啓 (112)
海瑞 吳 啓 (133)
海瑞罵皇帝 吳 啓 (142)
海瑞的故事 吳 啓 (145)
清官海瑞 吳 啓 (155)
《試論封建社會的“清官”、“好官”》讀後 吳 啓 (158)

- 也談《海瑞罷官》 馬 捷 (163)
怎样更好地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劇 蔡成和 (170)
——評《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对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几点看法 燕 人 (175)
——与姚文元同志商榷

海瑞与《海瑞罢官》	林丙义	(183)
“史”和“戏”	繁 星	(190)
——賀吳晗的《海瑞罢官》演出		
从“兄弟”談到历史剧的一些問題	常 談	(193)
也談历史剧	史 优	(197)
——并致吳晗、繁星、常談三同志		
羞为甘草剂 敢做南包公	曲六乙	(200)
——讀《海瑞罢官》散記		
評《海瑞罢官》	邓允建	(206)
看《海瑞罢官》所想到的	方 三	(211)

附 录

談历史剧	吳 晗	(215)
关于历史剧的一些問題	吳 晩	(220)
再談历史剧	吳 晩	(224)
論历史剧	吳 晩	(235)
吳晗同志談历史剧		(241)

《人民日报》刊登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一文的編者按語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

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給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評，就可以通过辯論，进一步闡明自己正确的意見。如果你写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沒有什么不好。在我們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

我們希望，通过这次辯論，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对于錯誤的意見，我們也采取說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們一定要学会通过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种錯誤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說，“这个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辯論中間，在斗争中間，我們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問題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辯证法的发展。”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姚文元

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吳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反复強調了学习海瑞的“現實意義”^①。一九六一年，他又經過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贊揚，有的文章說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給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②；有的評論文章极口称贊吳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現實斗争結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現實、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③；有的文章还說：“人們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④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贊揚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問題，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們的主张，我們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① 吳晗：《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見本書第112頁。

②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見本書第200頁。

③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評〈海瑞罢官〉》，見本書第206頁。

④ 《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海瑞談到“清官戏”》。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吳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設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負，被冤屈人們的救星”^①，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貧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設計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場，就用了九場戏中整整三場戏。第一、二兩場戏，海瑞都沒有出場，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經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搶民女、賄賂官府、打死貧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滿腔悲憤喚蒼天”之际，一紙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撫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們如聞晴天霹靂，惊呼“这便如何是好！”連“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場戏海瑞穿便服上場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詞句，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頌他是“公正为官”、“明斷公案”、“口碑頌滿”、“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無錢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們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地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說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說的是写什么“封建統治阶级的內部斗争”^②，而是千方百計地为我們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

① 吳晗：《論海瑞》。

② 《海瑞罢官》單行本前的內容介紹，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第7頁；見本書第65頁。

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①，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僧”，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画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

^① 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华书局第二版，第15页；见本书第152页。

“走得灰溜溜的……沒勁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①。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在地下了，新任巡撫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說“大丈夫頂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現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給“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場的主要官吏統統被設計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經濟到政治，单枪匹馬搞了一場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們强烈地感到：吳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許多歌頌海瑞的戏曲、小說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吳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說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許多条史料，企图使人們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們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問：封建社会的統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現过这样的英雄嗎？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吳晗同志凭空編出来的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們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們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場，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吳晗同志为了宣揚自己的观点編造出来的。

^① 吳晗：《海瑞罢官》序，单行本第 VI 頁，見本书第 59, 60 頁。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〇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撫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瘋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說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沒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們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計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間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說二十四万亩，有的說四十万亩，大約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謂“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見的阶级斗争尖銳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銳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許多土地荒蕪，“无田者为人佣工”^①。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銳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繼續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銳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隱匿了大批不交稅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財政十分困难，“帑藏匱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繼續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謂“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

① 《华亭县志》。

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①。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輒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輒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謝失勢，又往往折入于暴貴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

① 《廿二史札记》中记载了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搞投献的例子，明显地反映出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摘录如下：“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諸勢要，則悉為勢家所有。……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俠，一寡妇薄有资产，子方幼，有往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閔庄，星卿不平，糾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此亦可見当时献产恶习。”（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七月出版，第七二一頁）

嗎？海瑞下的結論是：“為富不仁，人心同憤”^①，這個“同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農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知識分子對大地主兼併的共同的政治態度。當戴鳳翔這個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擊海瑞縱容“刁徒”時，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證明他的“退田”是以這些人的呼聲為基礎的。看來，海瑞的話符合事實。他的“退田”，反映了這些“民產漸消”的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共同要求，也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以及廣大農民同地主階級之間越來越尖銳的階級矛盾，有利于增加賦稅收入，解決朝廷的財政困難。

弄清楚這些歷史事實以後，《海瑞罷官》怎樣歪曲了階級關係，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鄉官退田，是要地主向農民退還土地嗎？不是。《明史》及幾個海瑞傳記都寫明，海瑞要求鄉官退田是退出“受獻”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回。”這是削弱兼併，打擊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絕大部分還是落到原來“獻田”的“弱者”、“富戶”即中小地主和富農手中，實際上保護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貧雇農既無田可“獻”，無錢去“贖”，“退田”當然不會退到他們手里。怎麼能夠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為貧農獲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階退田是為了“徐家佃戶”翻身嗎？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給李春芳的信中說明過要徐階“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過半，民風刁險，可得而止之耶！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為後車之戒。……區區欲存翁退產過半，為此公百年後得安靜計也，幸勿以為訝。”這不是把海瑞的階級立場說得再明白沒有了嗎？明明是為了“止”民風的“刁險”，是為了地主階級不致在越來越尖銳的階級鬥爭中被打倒，是為了徐階“百年後得安靜”，哪裏是什么征求貧農

^① 《被論自陳不職疏》，見《海瑞集》，華中書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下引海瑞書論均據此書，不另注明。

意見而解決“徐家佃戶”的土地問題！

海瑞搞“退田”是“為民作主”嗎？海瑞自己在《督撫條約》中告訴我們：他當巡撫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積弊于相安，復祖宗之成法”。原來“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規定：“若將互爭及他人田產妄作己業，朦朧投獻官豪勢要之人，與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①這不正就是海瑞所處理的矛盾嗎？明皇朝早就規定這條反投獻的法律，是為了緩和本階級的內部矛盾，防止兼并惡性發展，以利於鞏固整個地主階級專政。這個法律後來成了一紙空文。海瑞不過在這個範圍內搞了一下反投獻而已，怎麼能够把他寫成為江南農民“作主”呢？

海瑞為了“窮農民”而反對過“高放債”嗎？最好听听海瑞反駁戴鳳翔攻擊他的話：“先年糧長往往于收糧時，先除還自己平日私債，後算官數；富豪亦乘出來之時，伺逼償債，公私并舉，錢糧難完。臣……謂待完糧後，方私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債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說明自己並不反對鄉間的地主剝削，並不反對“放債”，只是為了解決皇朝的財政收入問題，反對鄉間大地主獨吞剝削果實。

海瑞從來沒有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他只是想緩和這個矛盾。海瑞自己就說過：“以下奉上，義不可缺，為之損益調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說明了他做的是“損益調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剝削限制在不妨礙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法定範圍之內，削弱農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剝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農民服從封建統治，遵守“禮義”，“毋作強賊”；對已產生的農民暴動，他主張雙管齊下，“用兵安民，並行不悖”。他反對最反動的大地主，目的並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鞏固

① 《明律集解》，卷五。

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統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統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給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說：“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嗎？根据我們查到的資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撫时，苏、松一带沒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沒有死，曾被判充軍。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頗橫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諸子，皆編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記載。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間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內閣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傾軋，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嗎？吳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軍”，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說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象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誣，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門前尝不絕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經驗。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談到“疑獄”时还說过：“事在爭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貴賤之

別，故曰存體。”為保護“貴賤之別”可以“寧屈小民”，這是地主階級專政反動本質的表現。現在硬說海瑞如何民主，甚至會向農民請求“指教”，這豈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場給顛倒過來了！

看一看這些歷史事實，再看一看《海瑞罷官》中的海瑞，就不難發現，這是一個編造出來的假海瑞。這是一個用資產階級觀點改造過的人物。歷史劇需要藝術加工，需要再創造，我們並不要求新編歷史劇的細節都同歷史一樣，但必須要求在人物的階級立場、階級關係上符合歷史真實。儘管吳晗同志曾經說過歷史劇要“力求其比較符合於歷史真實，不許可有歪曲，臆造”^①，然而事實勝于雄辯，這個新編歷史劇中海瑞的形象已經同合理想像和典型概括沒有什麼關係，只能屬於“歪曲、臆造”和“借古諷今”的範圍了。

階級鬥爭的進程告訴我們：無論海瑞或海瑞以後的封建官吏，都無法使已經腐朽沒落的明皇朝恢復青春，更無法緩和農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後，松江農民依舊受着重重殘酷的壓迫和剝削，兼并、逃亡繼續發展，階級矛盾繼續尖銳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後農民起義風起雲涌，勢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離海瑞死還不到六十年。在這樣歷史現實面前，劇本竟然要貧農對“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歡呼“江南貧民從此有好日子過了！”這不是荒唐到可笑嗎？

《海瑞罷官》宣揚了什麼？

既然是一個假海瑞，我們就來看一看作者通過這個藝術形象宣揚了什麼。

我們知道，國家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

^① 吳晗：《再談歷史劇》，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匯報》；《春天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第155頁；見本書第230頁。